

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

赵德明

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 194 年一个“偶然的原因”使她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这个“原因”就是他的生父托马斯·阿连德当时在利马担任外交官。在她三岁时, 父亲因为卷入一桩淫乱的丑闻而突然失踪, 从此下落不明。直到多年后在停尸房警察让她们母女辨认尸体时, 她才见到了父亲。她跟随母亲回到智利后, 除去与伯父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 年当选为总统) 保持联系外, 与阿连德家族的其他人断绝了往来, 其中包括伊萨贝尔的祖父母。伊萨贝尔五岁开始读书, 因为过分调皮而被迫转学, 进入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伊萨贝尔的童年生活深受外祖母的神秘主义思想和外祖父正直、坚强性格的影响, 这些在她第一部长篇小说《幽灵之家》中有着明显的反映。八岁起

开始阅读文学作品, 并从此养成了对文学的爱好。九岁时, 她从继父手中得到一份贵重礼物:《莎士比亚全集》。从此, 她就“无数次地翻阅欣赏这位文学大师美妙无比的作品”(1995 年她在《芭乌拉》中写道)。虽然她和两个弟弟有舅舅们以及伯父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呵护, 但是她母亲坚持自食其力, 继续在银行里当普通职员。由于薪水微薄, 母亲还要在下班之后缝制帽子出售。晚上, 母亲和三个孩子睡在一起, 总是先讲几个故事或者一段家史才能入睡。伊萨贝尔觉得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妈妈讲故事的时候。她在《芭乌拉》一书中回忆说:“我写小说的激情就是从这个时候诞生的。只要一有写作的冲动, 我就回忆起童年时听到的故事。”此外, 她在成长的道路上, 继父拉蒙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当她的亲生父亲离家出走时, 前往秘鲁迎接她和母亲、弟弟回国的就是这个拉蒙。他发誓说, 今生今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照顾好她们四人。回国后, 拉蒙不顾亲朋好友的劝说和教会的警告, 毅然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入赘到伊萨贝尔的母亲家中。从此, 拉蒙借助外交工作之便带着她们母女四人, 游历了拉丁美洲、欧洲、中东等国家和地区, 这极大地开阔了伊萨贝尔的眼界, 对于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十五岁时, 她回到祖国。次年参加工作, 担任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智利办事处的秘书。又一年后, 转入新闻界, 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 智利处于社会动荡时期, 阶级矛盾尖锐、经济情况恶化、犯罪率上升、官员贪污腐败, 种种丑恶、黑暗的现实

象使得新闻界无法保持沉默，许多记者纷纷著文针砭时弊。伊萨贝尔也不甘寂寞，这时也写出一些揭露和批评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报导职业妇女受歧视和骚扰的新闻引起舆论界的震动。

1970年9月，她的伯父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人民团结阵线的支持下竞选总统并且获得了胜利。但是，右翼保守势力不甘心失败，他们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大肆组织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和一系列恐怖、威胁活动。加上国际极左党派的干涉，智利全国处于动乱之中。1973年9月11日黎明时分，皮诺切特将军指挥军队和警察发动了政变行动，向总统府突然发起进攻。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临危不惧，他不顾叛军的飞机轰炸和坦克大炮的轰击镇定地通过电台发表演说，最后在敌人冲进办公室时以身殉国。阿连德总统英勇牺牲的精神成为伊萨贝尔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幽灵之家》的灵感源泉。书中的总统就是以萨尔瓦多·阿连德为原型的。1992年她在回忆这个时期的生活时说道：“这一次军事政变把我推到了一个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皮诺切特将军上台以后，在智利全国进行“大清洗”。许多进步人士被捕、被杀或者下落不明，继续战斗的人们纷纷转入地下。当然

投敌叛变的也不乏其人。这场社会大动荡使得许多人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也出现了不少令人钦佩和感动的人物。比如，伊萨贝尔原来在一家出版社工作时，有一位平时不关心政治的朋友，在阿连德总统牺牲以

后，尤其是首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危险情况下，他却勇敢地帮助地下组织转移被军警追踪的民主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他沉着、机智的表现给伊萨贝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她在创作《爱情

与阴谋》时，这位朋友的事迹成为作品中的故事之一。1975年春夏之交，军事独裁政权的镇压活动发展到了疯狂的程度。伊萨贝尔也受到了特务的跟踪，被捕的危险迫在眉睫。在亲人的劝告下，她不得不逃亡到委内瑞拉去了。

在1975年至1981年这段时间里，伊萨贝尔生活在失业、寂寞、孤独和对祖国的思念之中。1981年她在给亲戚们写信时发现这段历史是宝贵的创作素材，应该把它写成小说。1994年她在回忆此事时写道：“其实从十六岁起我已经在长篇小说的外围——新闻报导、电视脚本、短篇小说——转来转去了。如今，外祖母的英灵在指引我，时时给我提供创作素材，剩下的就是动手打字了。”1981年她开始写《幽灵之家》，一年后，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文学代理人卡门女士的帮助下，这部长篇小说问世了。实际上，这是一部家族史，它讲述了以特鲁埃瓦家族为中心线索三个家族四代人的兴衰变化和恩怨纠葛。作品的背景



不同时期的阿连德

非常广阔：从移民开发智利到土地问题、党派斗争、学生运动、总统选举、军事政变、白色恐怖等等。其中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牺牲前后发生的事件占百分之三十的篇幅。而更多的内容则是大量生动的故事，如：美人罗莎的故事，三星庄园的来龙去脉，布兰卡的初恋等等。通过这些故事，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爱和恨：爱亲人、朋友和同志，恨敌人、暴力和独裁统治。《幽灵之家》的叙事结构非常巧妙，讲故事的任务分别由男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和他的外孙女完成。二人的叙事时间都是站在八十年代来回忆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他俩的区别在于：

“外孙女着重讲解事情发生的具体经过，外祖父则不断补充思想、感情方面的变化。”《幽灵之家》另外一个艺术特色就是作者善于渲染气氛，把一些似真非真、扑朔迷离的魔幻因素纳入作品之中，借以表现人们的感受和对社会、自然的认知水平。作品问世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界认为这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之后的又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力作，并评价伊萨贝尔是“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1983年1月8日，伊萨贝尔·阿连德开始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爱情与阴谋》。素材是真人真事：1978

年智利龙根县有人发现了十五具尸体，经查死者都是农民，是被军警、特务杀害的。这十五个人被掩埋在一座废弃的石灰窑中，是一位神甫发现的。教会揭露了这一秘密。舆论界大哗，纷纷谴责这一法西斯暴行。这个消息传到伊萨贝尔耳中以后，让她回想起1973年军事政变发生以后的种种类似事件。她立刻产生了创作冲动，便马上把回忆起来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联想起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军队打着“治乱”的旗号发动政变，上台后迅速进行“大清洗”，一切要求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是“清洗”的对象，其中反对派团体的领袖人物则是重点目标。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里，几乎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被捕和失踪的事件发生。因此，被害者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寻找亲人下落的现象就具有普遍性了。1994年她在回忆这段文学创作时说道：“无论我在家里还是开车上街，脑海里总是有这样一群群形象在晃动：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在苦苦寻找自己下落不明的亲人。他们总是包围着我，在我眼前诉说着心中的焦虑和痛苦，要求我非把他们的诉说写出来不可。1978年发生的龙根事件早已经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了，十五个牺牲农民的资料



喜爱动物的阿连德

也搜集到很多了。我的工作只是用文学语言把人物和故事叙述出来而已。”就是在这样的心境里，伊萨贝尔·阿连德于1984年写完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爱情与阴谋》。作品讲述了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以后士兵和警察关闭了一座矿山。有个农村姑娘名叫埃万赫丽娜，她有特异功能，可以让房屋震动，令牲畜起舞，因此被老百姓称为“圣女”。可是军警认为她蛊惑人心，便将她秘密杀害了。人们在寻找她的过程中遇到了热情、善良、正直的女记者伊尔内。她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勇敢地冲破戒严令，闯入那座被关闭的矿山，发现了那里还有刚刚被特务杀害的革命志士的尸体。他们给烈士一一拍摄了照片，然后交给了教会的红衣主教。教会立刻要求军政府打开矿山，人们急忙挖掘那些可疑的地方，结果又发现了更多的尸体。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纷纷谴责独裁者的法西斯暴行。但是军政府百般抵赖，随后又派特务暗杀伊尔内。这位女记者侥幸逃脱，便赶忙与未婚夫一道流亡到了国外。小说问世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读者对作品的真实性称道不已。但是，伊萨贝尔·阿连德的母亲看了原稿时却连连摇头，她说，那个时候女记者不敢冒那样的风险。女儿回答说，这是必要的艺术虚构和联想，是文

学创作的需要。而且现实生活中肯定有这样勇敢的人。果然，1988年伊萨贝尔回国探亲时，有人执意要见这位女作家。来访者告诉她：1978年在他担任教堂神甫时从一个教徒的忏悔中得知，龙根矿山是个埋葬爱国志士的大坟场。他连夜骑摩托车去矿山查看，结果发现了许多横倒竖卧的尸体。于是，他把现场拍照下来，将照片交给了红衣主教。教会马上组织了新闻记者和外交使团前往调查。结果真相大白于天下。谈话到了最后，这位有正义感的神甫问伊萨贝尔：“您是怎么知道有人去闯禁区的？要是当时就有人知道这事是我干的，那我早就没命了。”伊萨贝尔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是死者的亡灵在给我吹风。”实际上，是艺术灵感在给她提供虚构的细节，是她本人渴望、钦佩和呼唤这一勇敢精神在作品中的反映。

1987年伊萨贝尔·阿连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夏娃·鲁娜》在西班牙出版。这是一部讲述一个名叫夏娃的妓女如何陪同一位作家兼新闻记者前往游击队营地的故事。后来，她和他又一道同游击队袭击监狱，营救被捕的同志。但是，贯穿全书的情节是夏娃的爱情故事，是艰苦岁月里的爱情故事。作者试图说明个人的命运离不开社会集体的命运，儿女

情长不能抹去现实的残酷性，病态的社会肯定会传染个人的心灵。1991年伊萨贝尔·阿连德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无限的计划》问世，它讲述了一个苏格兰、犹太混血家庭在美国驾驶着大蓬车四处游荡，宣传《圣经》中预言的“无限计划”。但是，光怪陆离的美国生活方式终日浸染着这个信仰虔诚的家族，种种世俗的价值观念包围并渗透到他们的脑海，最终导致了这个家庭的四分五裂。1994年10月，伊萨贝尔·阿连德又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芭乌拉》。这是她在女儿芭乌拉患病住院期间写下的回忆和抒情随笔，主要内容包括：女儿患病到去世的详细过程；作者的悲伤、绝望和思念的心情；回忆女儿的成长经历；回忆外祖父母和父母的往事；对自己私生活的检讨。作品的特点是感情真挚动人，文字洗练优美。因此在出版后的两年里，该书长期位居西语世界畅销书榜首。从1983年至1994年，先后有智利、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授予作者各种奖励。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五种文字，包括中译本《幽灵之家》、《爱情与阴谋》、《夏娃·鲁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匡咏梅